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今年9月27日举行,9名候选人报名参加本届选举,为历届参选人数最多。

这场党首选举在自民党去年底曝出“黑金”丑闻后举行,9名候选人中,谁更有希望在混战中胜出?新总裁能否领导自民党走出困境?我们请专家详细分析。

——编者



尹月  
上海交通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本次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共有包括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68岁)、前干事长石破茂(67岁)、现任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63岁)、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63岁)、外务大臣上川阳子(71岁)、数字大臣河野太郎(61岁)、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鹰之(49岁)、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43岁)、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68岁)在内9人参选。

受“政治黑金”事件影响,在今年的众院补缺选举和日本东京都议会补缺选举中,自民党成绩惨淡,反映出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8月14日,连任希望渺茫的现任总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放弃参选。

### “政策集团”影响选情

根据自民党总裁选举章程,党总裁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现总裁任期届满前10天内选举产生。有意参选者须得到20名国会议员的推荐,才能获得竞选资格。自民党9月12日发布总裁选举公告,确定了候选者名单。12日至26日为候选人拉票阶段,他们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多场演讲和政策辩论会,向民众介绍政策主张。

根据规则,367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每人1票,各地地方议员、普通党员和“党友”(注册支持者)投票折合为367票,合计734票,得票过半者当选。如果第一轮投票无人得票过半,前两名进入第二轮,即决胜轮。

在决胜轮投票中,议员票的权重上升,367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每人1票,47个都道府县的自民党支部联合会各有1票,共414票,得票数多者获胜。自民党历史上共有5次总裁选举进入了决胜轮。2012年,石破茂在首轮投票中获得34张议员票和165张党员票,名列第一,与得到54张议员票和87张党员票的安倍晋三共同进入决胜轮。

# 九人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 派系暗战令选情扑朔迷离



9名候选人依次在自民党总部发表政见演讲



新华社发 东京一男子走过自民党总部竖立的竞选旗帜 图 GJ

当时的决胜轮投票仅有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有资格参与,在地方党员中颇有人望的石破被安倍以19张议员票的优势逆转了胜局。这次选举后,自民党修改了选举章程,将地方党员票也纳入决胜轮投票中。

在此次选举中,9名候选人每人获得20名议员推荐,180张选票归属已定。另外一半议员票花落谁家,目前仍未有定数。“政治黑金”丑闻后,除麻生(太郎)派以外的自民党内派系全部解散,当前九成左右的自民党议员不属于任何派系。尽管派系影响力并未全面消失,而是以“政策集团”的形式继续存在,但议员投票时不再受派系约束,自主性有所上升。这些因素都将分散议员票,使选情扑朔迷离。

### 决胜轮方能分高下

目前自民党内存在几股势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竞选结果。

首先,作为党内硕果仅存的派系,麻生派约50名成员或将保持以派系为单位的统一投票方式,支持该派成员河野太郎和麻生太郎的亲信茂木敏充。

其次,以前首相菅义伟为中心的团体,包括拥有约40名议员的二阶(俊博)派,将助力属于“非主流派”的石破茂和小泉进次郎,实现改造自民党的愿景。

第三,以岸田文雄为首的岸田派将为现任内阁成员林芳正和上川阳子背书,寻求延续岸田执政时期的政策路线。

最后,自民党年轻议员或将支持与他们年龄相仿、立场相近,且被视为自民党“明日之星”的小林鹰之,希望自民党能以全新面貌赢得接下来的选举。

从候选人的推荐者所属派系,也能看出党内势力范围的分布。例如,石破茂的20名推荐人中,无派系议员达13名,其余为二阶派和森山(裕)等派成员。小泉进次郎、高市早苗和林芳正的推荐人则分别以与菅义伟亲近的议员、安倍(晋三)派成员和岸田派成员为主。自民党总裁选举历来是党内势力的较量,即使派系在名义上已不复存在,传统的“游戏规则”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在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和普通党员中展开的调查显示,胜者最有可能在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中产生。但这三人都没有为首轮投票中斩获半数以上选票的绝对优势,因此选举必将通过决胜轮投票确定胜者。

有分析认为,小泉进次郎若能顺利进入决胜轮投票,将有较大希望胜出。因为石破在国会议员中的支持率不高,而高市的后援主要来自安倍派成员,尚需争取其他阵营的支持。尽管年仅43岁的小泉年资尚浅,还未承担过重要职务,也缺乏出众的政绩,但曾与他父亲、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共事过的年轻议员愿意提携他,年轻议员也倾向于支持具有“未来性”和改革志向的新面孔。小泉若能当选,将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不过此次选举候选人众多、竞选周期达15天,较往届更长,仍存在许多变数。

### 政治光谱截然不同

除了积极寻求党内各派势力的支持,候选人还力图抛出明确的政策立场吸引民众。本次选举的焦点论题包括政治资金管理、应对物价上涨、放宽解雇条件的限制、外交方针以及改革夫妇同性制度等。

虽然同为自民党成员,但9名候选人明显处于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例如关于放宽解雇条件,小泉提倡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而其他候选人则表示反对,强调此举可能加剧劳动者的不稳定感,主张保护现有的劳动权益。围绕改革夫妇同性制度的问题,小泉、河野等候选人支持允许夫妇选择不同姓氏,以顺应现代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发展,而小林、高市等保守派候选人则主张维持现行法律,认为这有助于维系家庭传统和社会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本次选举最受关注的政治资金问题,所有候选人均不支持就“政治黑金”的真相再次展开调查,也反对修改参事议员的党内处分。这种颇为消极的集体表态,势必将引发民众对于自民党肃清政治腐败决心的疑虑。

日本对华政策一直包括“价值观外交”和“日中战略互惠”这两个侧面,前者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及与中国对立的因素,后者强调的是现实利益及与中国合作的因素。从外交政策倾向来看,石破、小泉、上川与河野等人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对华大多抱持上述“两面性”的态度。高市早苗则是日本右翼政客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是参拜靖国神社的常客。

分析人士认为,自民党对华战略不会因为派系解散重组和新总裁继任发生重大转变,对中国仍将持遏制与合作并行的立场。



##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如何弥合“数字鸿沟”



封帅  
中国科学院  
国际战略与  
安全问题研  
究所副研  
究员

第三届全球人工智能峰会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本次峰会主题是“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重点关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生成式人工智能、实际应用、伦理道德、智慧城市等八大领域。

沙特数据与人工智能局主席阿卜杜拉·加姆迪在峰会开幕式致辞中说,人工智能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团结合作是克服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前沿数字技术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形态,成为推动国家在数字

时代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然而,世界各国在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有些国家顺势而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无法享受技术发展的红利,与科技前沿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世界已经出现了一条深深的“数字鸿沟”,这不仅与科技创新普惠人类的初心背道而驰,而且将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

### 发达国家以邻为壑

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既有的国际体系核心特征相互影响的结果,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自然弥合。如果不加干涉,数字时代的不平等状态只会愈演愈烈。只有通过建设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才能够有效遏制“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

联合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治理

体系建设,组建了高级别咨询机构,并于2023年12月发布《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报告。同时,很多国际组织和多边论坛也尝试推进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

然而,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政策上却仍然以邻为壑,极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利益诉求,更不注意弥合“数字鸿沟”,而是坚持本国利益至上的基本思路,推动将本国国内规则国际化,试图获得更大的优势地位。

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技术和产业方面的优势地位,不断扩大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平台不断打造人工智能治理的“小圈子”,希望把主导人工智能国际规则的能力控制在少数国家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构建中逐渐失语,“数字鸿沟”也将越来越大。

有识之士指出,想要弥合“数字鸿沟”,就要给发展中国家充分的利益表达渠道,让它们真正参与到数字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打造真正平等、包容、多元、普惠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

### 中国成为关键力量

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也是扭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话语权缺失的关键力量。

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地位和作用。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明确提出,要“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秉持这样的原则和精神,中国积极拓展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接触。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缺

陷,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解也不够深入。中方针对各国的具体特点和需求,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它们了解人工智能、运用人工智能,并积极争取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分工,不断积累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经验。只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和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才能够从根本上缩小“数字鸿沟”。

目前情况下,积极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构,建立具有广泛覆盖性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中国也积极协调各国立场,切实理解发展中国家对相关国际规则的核心关切,在国际规则构建过程中给予充分表达,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有效路径。我们相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彰显平等包容精神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将会最终建立,“数字鸿沟”也终将被信任与理想所填补。